

開放文學－諷刺警世－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六回 窮教讀一念贈多金

片念慈仁贈白金，白金贈處廣行仁。 回生起死如神手，失路逢君勝嫡親。
楚王易把千金報，漂母難施一飯恩。
寄語有錢須仗義，隨緣方便積良心。

唐朝有個裴度，有相士相他，說是該餓死的。只因到香山廟裡燒香，見那闌干之上，有犀帶二條、金帶一條，是個婦人為夫受罪，借來納罪救夫的，遺失在彼。裴度拾得，就還了那婦人。後來豈但不受餓死，倒做了二十年名宰相，係天下的安危，與郭子儀齊名。又有宋郊、宋祈弟兄兩個，其兄宋郊也是命不該好的。一日遇著大雨，有螻蟻數萬為水所浸，宋郊編了一條竹橋兒，將這些螻蟻渡到乾處，盡數救了性命。後來放榜，卻是兄弟宋祈中了第一名狀元，宋郊中在第十名。皇帝說「弟不可以先兄」，又改將宋郊中了狀元。一個胡僧相他說，曾救了數萬生靈，故比該中狀元及第。皆是行善之報，看官聽說那還人寶帶的故事，又不是裴度贈他的，拾人之物還了與人，尚然餓死的相倒做了二十年唐朝宰相，況且有那白白贈人金銀的，後來可不得好報麼！宋郊渡蟻，所救的不過是些螻蟻兒，尚然一榜就都中狀元，難道有那救人性命的，後來反無有好報麼？如今聽小子說一個施不望報的大丈夫，濟困扶危的真君子，你們聽著。詩曰：

還人寶帶身為相，但救螻蟻得中元。
若使贈金能救命，狀元宰相報何難。

前朝有個張希孔，字素卿，紹興府山陰縣人。平日為人，極是忠厚為心，存仁濟物，就是一句話，也不肯妄說，一件事也不曾妄做。若是有利於人的，他便自己吃虧，也肯為人效力，生平如此。娶妻陳氏，更又賢達，相夫做家。只是這張希孔讀書半世，時運不通，走到數科，只落得榜上無名，他也不怨著天，只是恨著命，自去讀書。當不過年成荒歉，家中生計越不濟了。有個同學朋友林必義，字友仁，補廩二十年，歲貢了去，選了個孝豐廣文的缺。就對張希孔道：「我有個小兒，要延師教誨，論來至契莫如兄了。況且學貫天人，胸羅子史，再有誰似兄的。便是廣文清苦，苜蓿齏鹽，若稍得俸金，也可相助。」就送了個三十金的館約。請張希孔同去上任。也不過一江之隔，路不甚遠，素卿便與妻子商議。妻子勸丈夫：「應了這館甚好，我憑著這紡績女工，只一身盡可養贍，不必記念得。」於是素卿大喜，一面收拾些書籍，置了幾件新舊衣服，林友仁那裡又送了十兩銀子來，素卿就都與了妻子作安家錢。同林友仁上任教讀去了。不覺春盡秋來，也有半年光景，素卿要回家一看。林必義就送出二十兩館金、二兩程儀、兩匹素綢。差個家人，送素卿回家。看了妻子在家安好，因此放心，遂將銀子，素綢都與妻子，說：「你可將此盤費罷，我今番過江，直到明歲秋試過了方回，你不必在家相念。」妻子應允。住了數日，仍舊同著差來家人，搭船回到孝豐衙中，仍坐書堂教書不題。

卻說湖州府德清縣，一個張子才，原是舊家子弟，一向讀書，靠著祖遺些田產度日。時當暮歲，官府催徵糧米上倉，伺候解運上京，急如風火。那出兌的旗軍，日日上縣中催逼。這張子才田產雖有二百餘畝，倒有一半荒了的。因屢遭水旱所荒，租戶都逃走了，地廣人稀，連那膏腴之產也沒人去種，因此這張子才只收得一半田租。只是家用尚不足支給，府縣那裡管你荒田就肯免你徵糧麼？子才有二百畝田，每畝要米一斗零，二百畝就該二十餘石，還有各項常例。其時，旗軍講起兌米九石八斗，是他的正數；額外加贈，每石加三，截頭使費也每石加三，又將加四五等子。一算將起來，子才名下，共得五十多兩銀子，方能完得。終日帶在倉裡追比，毫無措處，將這田產典與與人，誰人肯要？尚有荒白的，就送去與人，人誰肯像子才，又這等賠累麼？但只是這旗軍開行有期，卻要趕幫同行的，難道因你這些不完，他肯在此等你不成？因此就不要縣差，自己喝令綱司水手，捉列船上去，日間靠在將軍柱，夜間放在悶頭裡，那願你有體面的糧長？打是打，罵是罵，飯也沒得與他吃。子才要死不得，要活不得，凌辱了一連兩三日。卻是張子才身邊，分文也拿不出，只得做這一個身子不口口口口無奈這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裡終日臨倉，一日一日，越比得緊了。子才受刑不過，又無措處，自家苦恨道：「也是我年命不好，別人家子孫道是祖宗不曾遺得產業，未免飢寒抱怨；似我祖宗遺下了許多產業，如今反受他罪苦。是我平日不會經營，連累妻兒受苦，如今妻子老了，賣他也沒有人要；兒子又小，誰能替力？罷，罷，左右沒有銀子，終須一死，何苦在此熬受刑罰，不如尋個自盡也罷了！」這日背了眾人，獨自一個，哭哀哀的，身上披著枷鎖，走到一個菱湖地方，欲待跳下，心中不捨，立在水口，放聲大哭。正在淒惶生死之際，只見上流頭咿咿啞啞，一隻小船兒搖將下來，正是張子才救星到了。船中坐著一個人，你道是誰？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那：

積德行仁的馮商再世，疏財仗義的文正重生。

船中坐的，正是那孝豐教讀的貧儒張希孔。一眼看見岸上那人光景，知是要尋投水的了，連忙叫：「家長，快與我搖攏岸去，救取那人性命！」真個船上人，兩三櫓搖到岸口。素卿走在船頭，叫：「那人可上我船來，有何事故尋此短見，可對我說，看我救得你麼？」子才上船，跪將下去，素卿連忙扶起。子才哭著，一一從頭說了一遍，說得素卿心下惻然，便入船艙，開了自己箱兒，把二三年內，一錢二錢積的贖兒節禮並館穀，急忙忙雙手拿出，一包銀子也不打開，就遞與張子才道：「這裡面共有六十多兩銀子在內，你拿去完了官，有餘剩的將去尋些生意，不可尋此短路。自古道：人身難得，決不可如此。速速拿了上岸，莫誤了我行路。」子才感恩不盡，道：「小人若都拿去時，相公將甚做盤纏？小人且拿一半兒去罷。」素卿道：「一半也不夠你完官，救人須救徹，你都拿了去罷。」子才又叩頭稱謝道：「願求相公姓名，異日殺身相報。」素卿笑了一笑，道：「我是無心見你如此光景，偶然搭救，又不是特特要求報的，說這姓名作甚！」子才只得去了。連連的就完了官府的事，還餘得四五兩銀子，拿回重新得與妻兒、子女一家完聚。就對妻子說：「感激那相公，幫救了我的性命，又得與你重逢，餘下的銀子，還好做些生意度日。只是我們何以為報？只好向天禱告，日日保佑那位相公，狀元宰相，子孫綿遠富貴罷。」妻子道：「正是如此，才叫做知恩報恩哩。」

卻說這張素卿在林友仁那裡，教了兩年，又值科舉不中，積得有七八十兩銀子，進場一番並盤費，去了二十餘兩，剩得六十多兩銀子回家。一葉小船，路上卻好遇著這張子才，盡數周濟他去了。素卿一些也不懊悔。到了家中，天已將晚，妻子相見了，甚是歡喜。但素卿心中惟恐妻子不喜，倒不好將此事說得。妻子見他沉吟無語，即問道：「官人出外，兩年方回，該得快活了。雖只不中，也是天命，何必如此不樂？」素卿便把出外事體，說了一遍。又說到菱湖之事：「如今都贈了那人。只是回家看你苦楚，倒又救你不得，如何是好？」妻子聽說，笑將起來，道：「官人，你救了人命，何等陰功，還要心中不快，你疑我有抱怨之心麼？陰鷲方便，那處不是積德的所在？就譬如不曾到林廣文那裡去教讀，家中也要過了。」素卿聽得妻子言語好，心中歡悅起來。這妻子自去後面池頭，提了個籃兒，沿著池邊尋了些苦菜兒，忙忙整了些晚飯，持出來與素卿吃了。點個燈兒，到房中去睡。終久素卿行路辛苦，一覺竟睡去了。他妻子終是睡不著，思量：「救人自是好事，只是家中飢寒怎忍？如今年近歲逼，如何區處？明年又不知怎生過日。」整整醒了半夜，輾轉睡不著。剛剛到半夜子時光景，只聽得窗外有人言語，仔細聽時，有人念道：「今年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念了又念。陳氏吃了一驚，連忙推醒素卿道：「你聽，你聽！」素卿又聽，外面念聲不絕，心中知是鬼神來報我日間之事了。念了半夜，就不見了。

卻說來報狀元的是何神道？就是那菱湖上的游奕神。這游奕神，是湖上總管神差出來採訪善惡的。看見有那作惡參端的，害人無算，他就弄風壞了他船；遇著那善良之人，有心向善的，遭了逆風，他就於中救護。這日看見張子才投水，希孔如此救了，又贈他銀子，即忙轉報江上眾神。眾神奏過天庭，命張希孔即中進士，做到宰相；又賜他明年生一子，日後得中狀元，以報他贈金救命的陰德。故此，先著游奕神到他臥房邊，預先來報。這卻是：

教人一念徹天聞，莫道無神卻有神。

方寸行仁金不惜，果然難得救人心。

說世上也有好心的人，但是身邊廣有錢財的，如此好事也容易做。一個財主，用去四五十兩，值得甚的。但世上做財主的，越是臭吝。要他分文，就是剝肉也不肯捨得。最難得這張素卿，如此貧儒，自己尚然受貧，望人周濟，也沒路僥倖，這林廣文數十金館穀，是十分難得的了，輕輕的不吝絲毫，盡數與了張子才，豈不是最難之事麼！若論這樣人，便是狀元宰相報他，也不為過哩。素卿睡夢中，二人明明聽得，次日早起，到自家堂前，焚香禮拜一番，張素卿仍舊的自去讀書，夫妻受貧無怨。次年，果然生了一子，取名張華。又過了兩個年頭，素卿中了舉人，聯捷就中了二甲進士，選了館，按了家眷，在京做了十年翰林。

一日，想起張子才說軍載頭賠累諸弊，連累百姓受苦，隨即修一本，說：「上倉出兌之事，務須得軍民兩便，不可利軍損民，以致小民流離失所。」那當事的怪他是個內翰，如何越位言事：「你曉得唸書罷了，漕運重務依了你，只這兌軍難道不防他作亂麼？」就參了素卿一本，將他貶降外官，就命他催漕運，兼巡江御史，駐紮鎮江府。素卿領了旨意，道：「為官報國，何分內外？」即便起身，口口口口將從來積弊，釐革一清。上不損軍，下不損民，因此軍民盡皆感德，催漕有方，不致遲誤。一年事畢，將進京覆命。坐在鎮江京口關上，又吩咐書吏寫了一張紙牌，行到浙江湖州府德清縣十六都，要尋取一人張子才，即刻起身赴院講話，不得驚恐了他。知縣知道是按院故人，又差人備了自己一個名帖，拿了按院紙牌，查遍十六都內，果然有個張子才。差人遞了牌示名帖，又看了巡漕御史的牌面，老大吃了一驚，道：「我又不犯罪，按院叫我何事？況且本縣大爺如何有個名帖與我？這又不像拿我的光景了。差人口稱『小人』，說是『按院叫請講話』，下個『請』字，是何主意？我張子才夢裡也沒個按院的相與，這出生入死的衙門，我只是不去罷，你眾位莫不錯了？」就要躲了進去。差人慌了，道：「若你不去時，叫我如何回話？」不由分說，扯了就走，直到縣門前，大爺已是退堂了，差人擊了一聲梆，稟進私衙內去，說張子才請到了。縣官忙忙的就出來，迎接到後堂。子才見了縣官，就跪下去，縣官連忙扯起，讓這張子才上坐。子才那裡肯坐？縣官道：「還有事相求。」定要請坐，子才只得坐了。縣官道：「一向我學生不知足下與漕院相知，甚失親近。昨有漕院公文至敝縣，要請足下相會。但目下田畝各處荒白，顆粒難徵，米色不好，此足下所盡知者。若見漕院老大人時，還為本縣周全，圖報有日。」叫門子拿籤筒過來，取一枝籤，又寫一張票，拿一隻大浪船，送張相公到鎮江，又備折程十二兩。言畢，送張子才出了私衙門。這些出兌的軍官，終日在縣前要大爺追比糧米，一見了張子才，說他漕院來請的，人人都來奉承他，無所不至。邀至倉前衛上坐船，飲了一日的酒，說許多出兌的苦楚：「今年貴縣荒歉，出兌糧米俱是糠粃、稻穀，漕院盤驗時，叫我們如何處置？一應事務要張相公覆庇！」那張子才比昔年欠糧、拿在船上去世時，要截頭，要加贈，靠在將軍柱上吃苦時節，大不相同了。

張子才今日之樂，不知從那裡說起。離了倉前，開了船，不幾日到了鎮江。按院的座船邊，送了掛號吏幾分銀子，叫他稟了進去。這子才一路尋思：不知是真是假，漕院衙門不是耍處。一味懷著鬼胎，不知是何凶吉。及進船中，一見了素卿，認得是昔時菱湖救命的恩人，乃是心切切不忘的，故此說「恩人相見，分外眼明」，就連忙叩下頭去，叫道「恩人老爺，老爺恩人！」叫個不住。素卿笑道：「你也不用謝我了，當初原是我救你，我因救你，故有今日。你雖感我之恩，我倒也不能忘你，故此今日喚你來。我不日回京覆命，我帶你進去，也拍舉你一個前程好麼？」子才大喜過望。按院吩咐縣吏，取三兩銀子賞他。那子才起身，隨即又叩一首道：「還有一事，稟上恩人老爺。今年湖州一府無收，最苦是德清一縣，若得恩人老爺作主，上本全赦或赦得十分之半，百姓就得謀生了。再口口這徵收出兌的，都有些糠粃，米色不好，也求老爺包庇。」素卿笑了一聲，盡皆應允。正是子才方便之處。詩曰：

昔日菱湖欲喪身，而今漕院說人情。
人生禍福都有定，盡是陰功暗積成。

子才見過了漕院，口口口口工工口口妻子道：「也是我們致誠拜天的感應。」夫妻二人歡喜。子才次日，忙忙的收拾些衣服，又復到鎮江，就隨了按院進京。聖上說他催糧革弊，勞績可嘉，即復了他翰林之職。又做了幾年，卻好兒子已是十八歲了，素卿記得當時河神的言語，已知兒子是要中狀元的。卻不與他說，只是早晚督課甚嚴，教他讀書。果然下筆成章，無不通曉。素卿欲命兒子回鄉秋試，只因自己在京為官，無人訓誨著他，一路要個老成陪伴，記得那林必義，做了兩年廣文，升了一個湖廣荊州府襄陽縣知縣，地方衝藩去處，鄉宦極多，欺他是個歲貢出身，到任不久，就回家了，素卿有心，又不忘故人，隨即修了一封書，取了一百兩銀子，要請林友仁，教子張華，歸浙江鄉試，若得僥倖，就煩一同進京會試。林友仁接書大喜，先來到京中住了數日，即同張華回鄉應試，果然中了二十二名。少不得拜座師，會親友，祭墳墓，宴會同年，一應事務完畢，仍同林友仁入京會試。素卿聞報兒子中了，心中大悅，即為林必義提了一本，改任福建興化府莆田縣知縣。素卿父子送了许多程儀禮物，林友仁自去到任去了。本上又帶著張子才，准與他鴻臚寺序班。張子才又來謝了素卿，也去到任。

過了三月，會試傳臚，中的第一甲第一名，正是山陰縣人張華狀元及第。素卿見兒子果然中了狀元，應了當日神明之語。張華賜宴回家，拜了父母，父母才與他說當初事體。張華也心下駭然，便道：「兒子也自知年幼才疏，那得就大魁天下，自然是父母積德之報。」素卿又道：「我今年已六旬以上，欲致仕還鄉，你自在朝為官罷。」張華回道：「父親既要致仕，兒子年幼，叨中鼎甲，也不知世務，情願回家養親，再來做官未遲。」素卿大喜。即日同子上個致仕養親的本，聖上都准了。批說：「張希孔報國抒心，存仁教子，准與致仕。有司四時存問。張華少年鼎甲，請告養親，亦准其奏。」素卿又將向年菱湖救人事體，並河神顯應之事，一一奏上。聖主龍顏大悅，頒下詔書一道，詔曰：

朕惟忠孝者，臣子之大防；仁義者，聖賢之大節。爾張希孔，貧儒素守，遂行捐金之仁；憫物施恩，聿有脫驂之德。河神顯應，厥子聯元，蓋有由哉！茲特進階翰林院大學士。妻陳氏，封一品越國夫人。子張華，新中狀元，加贈金花官錦，欽賜歸娶。菱湖總管河神，欽給靈赫扁額。嗚呼！風教關乎家國，慈仁感乎鬼神。德惟懋矣，朕實嘉焉，故茲詔諭。

父子二人領了詔書，謝恩出朝。回到林下，又受用了二十年，直到八十四歲。張華在家養親三年，欽取還京，二十年內直做到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回家。封贈三代尚書，至今子孫榮顯不絕。這都是陰鷲之報雲。詩曰：

念念存仁德，明明格上天。
廣行方便事，忘己利人全。
花發因沾潤，苗生為得泉。
栽培心上地，福壽永綿綿。

總批：勸人莫把陰鷲二字看得小了，不肯上緊去做。心遠主人常說：「春風不長無根草，井水無源必定枯」，人平日間栽種得，自然逢時發作。請看教讀貧儒，尚肯為此，焉有濟物施仁，回生起死之念，不人人皆具者乎！